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萨特文集

沈志明 艾珉 主编

● 小说卷[Ⅳ]

人民文学出版社

目　次

自由之路（第三部）

痛心疾首 …… 沈志明译（1）

上篇 …… （3）

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五日，星期六上午九时于纽约 …… （3）

六月十六日，星期日 …… （40）

同日十四时，马赛 …… （57）

同日十五时，帕杜 …… （75）

同日下午四时 …… （94）

六月十七日，星期一 …… （118）

六月十八日，星期二，五时四十五分 …… （218）

早晨六点钟 …… （228）

下篇 …… （243）

自由之路

第三部

痛心疾首

沈志明　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上　篇

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五日，星期六上午九时于纽约

一条章鱼？他拿起刀子，但睁眼一看，原来是一场梦。不，原来炎热像章鱼似的用吸盘在吮吸他。他浑身出汗。近凌晨一点才睡着，两点钟他热醒了，跳进冷水浴缸浸泡，然后没有擦干身子便躺下，可立刻感到火烧火燎，如烈焰逼烤，又是大汗涔涔。黎明时分才入睡，却梦见火灾。现在必定日上三竿了，戈梅兹仍旧汗流浃背，四十八小时以来一直不停地淌汗。“他妈的！”他边骂边用湿漉漉的手掠了掠湿漉漉的胸脯。这简直不是炎热，而是天气得了重病：空气发高烧，空气冒热汗，人在汗中冒汗。起床。穿着衬衫直出汗。他挺直身子自言自语：“见鬼！我没有衬衫了。”他把最后一件衬衫，那件蓝的，泡在水里了，因为他不得不每天换两次。现在完了，直到送洗的衣服取回之前，他只得穿上又湿又臭的衣衫。他小心翼翼地站起来，仍不免汗水如注。滴滴汗珠像虱子似的在胁部奔跑，弄得他怪痒痒的。他摸了摸搭在扶手椅靠背上那件皱巴巴的衬衫：在这个倒霉的国家，什么东西都干不了。他胸口发紧，嘴干舌粘，好像昨夜喝醉了酒。

他穿上裤子，走到窗边，拉开窗帘：满街阳光，炎炎似火。这将延续十三个小时。他焦虑、气恼地凝望街面。天下无处不是

灾：在彼岸，黝黑肥沃的土地上硝烟弥漫，到处是鲜血和惨叫；在此岸，除了红砖房子便是金光烈日，赤日复赤日，一身汗接着一身汗。真的，天下无处不是灾。两个黑人笑嘻嘻地走过，一个女人进入杂货铺。戈梅兹骂道："他妈的！他妈的！"他望着炫目的流光溢彩，心想：我即使有时间作画，即使专心致志，在似火的骄阳下也难以下笔呀！"他妈的！他妈的！"

有人按铃。戈梅兹去开门。来人是里奇。

"要死人啦，"里奇进屋时说。

戈梅兹吓了一跳，问道：

"什么？"

"热呀，热死人哪。怎么？"里奇责备道，"你还没穿好衣服？拉蒙十点钟等咱们哩。"

戈梅兹耸耸肩："我老晚都睡不着。"

里奇含笑瞧着他，戈梅兹气乎乎地补充：

"天太热，简直没法睡觉。"

"刚来嘛，都这样，"里奇语气温厚地说，"你会习惯的。"

里奇关切地注视他，问道：

"你服盐片了吗？"

"当然，但对我没有效果。"

里奇摇摇头，宽厚中夹着几分严肃，心想盐片是止汗的呀，如果对戈梅兹不起作用，那说明他与众不同。

"喂，我说，"里奇突然皱起眉头，"你应该是训练有素的，西班牙也很热嘛！"

戈梅兹想起马德里干燥炎热的早晨，阿尔卡拉上空金光灿烂的太阳，还给人带来希望。他摇摇头说：

"热得不一样。"

"不那么潮，唔？"里奇颇得意地说。

“是的，而且比较能让人忍受。”

里奇拿着一张报纸，戈梅兹伸手想问他要，但没有胆量，手又缩了回来。

“今天是个重大的日子，”里奇兴高采烈地说，“是特拉华州日①，我刚从那边回来，知道吗？”

里奇打开报纸第十三页，戈梅兹瞥见一张照片：拉加迪亚握住一个大胖子的手，两人开怀大笑。

“左边这家伙，”里奇说，“就是特拉华州州长。拉加迪亚昨天在世界博览会大厅会见他，不平常哪！”

戈梅兹真想从他手中夺过报纸，看一看第一版的新闻，但又转念：“关我屁事”，便走进盥洗室。他往澡盆里放凉水，同时匆匆刮胡子。他洗凉水浴时，里奇大声问道。

“你怎么样呀？”

“山穷水尽。我没有衬衫穿了，身上只剩下十八美元。再说马纽埃尔星期一就回来，我得把这套公寓还给他。”

但戈梅兹仍惦记着报纸，里奇一边等他一边看报，翻报的声响不时传来。他细心地擦干身子，但怎么也擦不干，浴巾直往外渗水。他穿上湿衬衫时微微打颤，然后回到卧室。

“巨人队的比赛。”

戈梅兹莫名其妙地望着里奇。

“昨天的棒球比赛，巨人队赢了。”

“噢，对，棒球……”

戈梅兹蹲下系皮鞋带。他试图从下往上看清第一版的大标题，终于憋不住问道：

---

① 一九四〇年六月十五日纽约市市长拉加迪亚欢迎特拉华州州长理查德·麦克缪伦，时值纽约世界博览会举办特拉华州特别日。

“巴黎怎样了?”

“你没听广播?”

“我没有收音机。”

“完了，了结了，”里奇平静地说，“昨夜他们进驻巴黎了。”

戈梅兹走向窗户，把前额贴在灼热的玻璃上，凝望街道：无用的太阳，无用的日子，往后的日子毫无用处了。他转过身，跌坐在床上。

“赶快呀，”里奇说，“拉蒙可不乐意等人哟。”

戈梅兹重新站起来，但他的衬衫已经湿得可拧出水了。他走到镜子前打领带，问道：

“他同意了?”

“原则上同意了。每周六十美元，你负责画展专栏。他要亲自见你。”

“他会见到我的，”戈梅兹说，“他会见到我的”。

戈梅兹猛地转身问道：

“我要预支工资，你认为他肯干吗?”

里奇耸耸肩膀，思考片刻后说：

“我对他说你来自西班牙，他估计你心里并不揣着佛朗哥；我没有跟他提起你的……战绩。别对他说你曾是将军，谁知道他心里会怎么想呢。”

将军！戈梅兹瞧了瞧自己破旧的裤子和由于出汗过多衬衣上出现的暗斑。他带刺地说：

“别担心，我根本不想吹嘘自己。我知道在西班牙打过仗的人在这里要付出什么代价：我六个月都没找到工作。”

里奇显得很不高兴，他冷冷地解释道：

“美国人不喜欢战争。”

戈梅兹把西服上装夹在腋下，说道：

“走吧!”

里奇慢慢地把报纸叠好，起身出发。在楼梯里他问道：

“你的妻子和儿子还在巴黎吗?”

“我很希望他们不在巴黎，”戈梅兹激动地说，“我希望萨拉早已逃到蒙佩利埃，她这点灵性总有的吧。”然后他加添道，“六月一日以来我一直没有他们的消息。”

“你若找到工作，可以把他们接来，”里奇说。

“是的，”戈梅兹说，“是的，是的，再说吧。”

街上，窗户金光耀目，太阳直射一排排平顶楼房，粗陋的建筑的墙砖已经发黑。每幢楼门前都是一色的白石台阶，东河那边热浪翻滚，雾气蒙蒙，这座城市显出一副发育不良的样子。没有一点阴处，世上没有一条街像此地这样使人感到无遮无掩。阳光像烧至白热的针直刺戈梅兹的双眼，他举手挡光，但衬衫贴住了皮肤。他浑身发抖：

“热死人哪!”

“昨天，”里奇说，“一个可怜的老头在我面前倒下：日射病。哎呀，我可不喜欢看见死人。”

“去欧洲吧，让你看个够，”戈梅兹心想。

“有四十个街区的路程，必须乘公共汽车，”里奇接着说。

他们在一根黄柱子前停下。一个年轻妇女在等车。她用内行而忧郁的目光瞧了戈梅兹一眼，便转过身背朝他们了。

“漂亮的女人，”里奇说时样子像个中学生。

“她怕是个婊子吧，”戈梅兹充满仇恨地骂道。

在这个女人的注视下，戈梅兹感到自惭形秽，浑身冒汗。而她却不出汗。里奇也不出汗：穿着漂亮的白衬衫，面色红润，容光焕发，翘鼻子颇引人注目。然而，英俊的戈梅兹，英俊的戈梅兹将军却自惭形秽。将军对眼睛感兴趣：蓝色的、绿色的、黑色

的眼睛在跳动的睫毛遮掩下时隐时现；那婊子对矮个儿南欧人不屑一顾，此人每周挣五十美元，穿着现买的衣服直冒汗。“她以为我是西班牙侨民。”不过，他忍不住瞧了瞧她修长美丽的大腿，猛地又出了一身汗。“我有四个月没有做爱了。”从前，性欲好比腹中升起的太阳；如今，他像爱偷看猥亵场面的人，鬼鬼祟祟，无耻地眼红别人。

“抽支烟吗？”里奇问他。

“不，我的嗓子着了火似的，倒想喝点什么。”

“没有时间了。”

里奇不好意思地轻轻拍了拍戈梅兹的肩膀，对他说：

“尽量做个笑脸。”

“什么？”

“尽量做个笑脸。拉蒙要是看见你这么板着脸，会吓着的。我并不要求你点头哈腰，”他见戈梅兹做了个手势，赶紧补充道，“你一会儿进屋时，嘴上挂个泛泛的微笑，好像你忘了还在微笑，届时你心里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好了。”

“我会笑的，”戈梅兹说。

里奇关切地注视着他问：

“你是为孩子担心吧？”

“不。”

里奇痛苦地思索了一下，问道：

“因为巴黎的缘故？”

“我才不在乎巴黎呐，”戈梅兹粗暴地回答。

“他们没放一枪就拿下巴黎，难道这不更好吗？”

“法国人本可以保卫巴黎的，”戈梅兹声调平淡地说。

“得了，一座地势平坦的城市。”

“法国人本可以保住巴黎的，马德里就坚持了两年半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马德里……”里奇重复道，茫然做了个手势，接着说，“为什么要保卫巴黎？愚蠢透顶。他们会摧毁卢浮宫，歌剧院，圣母院。损失越少越好嘛。现在，”他满意地补充道，“战争快结束了。”

“不见得吧！”戈梅兹讽刺道，“照这么个打法，再过三个月就会建立纳粹和平了。”

“和平既非民主的，也非纳粹的，”里奇说，“和平就是和平。你很清楚我不喜欢希特勒分子，但他们跟其他人一样也是人哪。一旦欧洲被征服，他们便开始遇到麻烦，届时便不得不往酒里加水啦。如果他们通情达理，他们就会让每个国家在欧洲联邦的范围内管理自己，差不多像我们美利坚合众国这个样子。”

他说得慢条斯理，一板一眼，并补充道：

“如果这样能阻止你们每二十年打一次仗，那就不错了。”

戈梅兹对里奇怒目而视，却发现他灰色的眼睛包含着无限的诚意。他性情快活，酷爱人类，酷爱鸟类，酷爱孩子，酷爱抽象艺术，以为用廉价的大道理就能解决一切争端。他对拉丁族的入境移民不大友好，而跟德国人比较和睦。“巴黎沦陷对他来说算得了什么？”戈梅兹转过脸，瞧了瞧报贩五颜六色的报摊，他突然感到里奇冷酷无情。

“你们这些欧洲人哪，”里奇说，“你们总那么依恋象征。一星期以前大家就知道法国被打败了。喏，你在法国生活过，你在那里有过往事，我理解这使你伤心。但巴黎失陷与你有何相干？既然巴黎完整无损地保留了下来，战争结束后，再回去就是了。”

一种幸灾乐祸感使戈梅兹心潮起伏。他声音颤抖着说道：

“跟我有什么相干？我倒高兴呢！佛朗哥进入巴塞罗那时，法国佬摇头晃脑，说什么遗憾之至，可他们没有一个人挺身而

出，连小指指都不动一下。好哇，现在轮到他们了，让他们尝尝滋味吧！真叫我高兴！”他说话的声音很大，这时公共汽车吼哒吼哒停靠在人行道旁，他重复道，“真叫我高兴！”

他们跟着那个年轻妇女上车，戈梅兹设法偷看她的腿弯，上车后他们站在车厢外的平台上。一个戴金丝边眼镜的胖子赶紧避开他们，戈梅兹心想：“我大概身上发臭。”最后一排座位上坐着一个男人，手上打开一份报纸。戈梅兹从那人的肩上往下瞥见：“托斯卡尼尼① 五十四年来首次在毕约热内卢演出，受到热烈欢迎。”下面登着：“纽约首场上映《医生娶媳妇》，由雷·米兰德和洛蕾塔·扬主演。”车厢各处都有乘客在翻阅报纸：拉加迪亚会见特拉华州州长；洛蕾塔·扬；伊利诺斯州发生火灾；雷·米兰德：我使用喷雾除臭剂的日子丈夫就喜欢我；请买金阿盖尔，甜蜜的轻泻剂；拉加迪亚向特拉华州州长微笑；巴迪·史密斯宣布：“不要把烧饼给矿工。”他们翻阅着，白纸黑字的大版面报纸给他们讲他们的事情，讲他们的忧虑和喜悦；他们知道巴迪·史密斯是何等人士，而戈梅兹不知道；他们把头版头条的标题新闻“巴黎失陷”或“蒙马特尔在燃烧”翻过去，使其版面朝地板或朝司机的后背。他们阅读，报纸在他们的手中翻来翻去，而来自远方的呐喊没有人要听。戈梅兹感到衰老和疲倦。巴黎太遥远了，这里的一亿五千万人中惟有他一个人为巴黎担忧，这只不过是他个人小小的忧虑，比那使嗓子火烧火燎的干渴稍为重要一点罢了。

“把报纸给我，”他对里奇说。

德匪人占领巴黎，向南方逼进。勒阿弗尔失陷。马其诺防线被突破。

① 托斯卡尼尼（1867—1957），意大利著名指挥家。

字字句句如泣如诉，但他身后三个黑人根本不理会，仍旧嘻嘻哈哈。

法国军队完整地保存下来。西班牙夺取丹吉尔。

戴金丝边眼镜的男人有条有理地掏公文皮包，掏出一把耶鲁大学的钥匙细细察看，踌躇满志。戈梅兹感到无地自容，不禁想把报纸合上，好像报上泄露了他最秘密的隐私。报上巨大的呐喊使他的双手颤抖，求救的呼唤、垂死者嘶哑的喘气声显得那样不适宜，如同他这个外国人流出的汗，如同他身上刺鼻的汗臭。希特勒的话不可信；罗斯福总统不相信……；美国将尽一切努力帮助盟国。女王陛下的政府将尽一切努力帮助捷克人；法国人将尽一切努力帮助西班牙共和主义者。纱布，药品，罐头奶。不幸哪！马德里大学生游行示威要求把直布罗陀归还西班牙。他看到马德里字样，再也念不下去了。“太棒了，坏蛋们，坏蛋们！让他们在巴黎四处点火八方燃烧吧，把巴黎化为一片灰烬。

图尔消息（本报特派记者到尔尚博报道）：战斗继续进行，法国人宣布敌人的进逼减弱，纳粹损失惨重。

进逼当然减弱了，等到法国人的末日一到，剩下最后一份报纸时就彻底减弱了；什么损失惨重，可怜的语词，抱最后一线希望的说法，骗得了谁呀；什么在塔拉戈纳周围法西斯损失惨重；什么进逼减弱；什么巴塞罗那将坚守到底……第二天就仓皇逃窜了。

柏林消息（本报特派记者布鲁克·彼得斯报道）：法国丧失了全部工业；蒙梅迪失陷；马其诺防线崩溃；法军溃败在逃。

颂歌，赞歌，光辉灿烂；德国人军服整齐，在柏林、马德里放声歌唱，也在巴塞罗那放声歌唱；今天，巴塞罗那、马德里、

巴伦西亚、华沙、巴黎，明天，伦敦。在图尔[1]，衣冠楚楚的先生们在旅馆的走廊里奔跑。太好了，太棒了，让他们占领吧，法国、英国、所有的地方，让他们在纽约登陆，太棒了！

戴眼镜的先生注视着他，戈梅兹感到无地自容，好像大喊大叫了一场。黑人们在微笑，年轻女人在微笑，售票员在微笑，not to grin is a sin.[2]

“咱们下车吧，”里奇微笑着说。

海报上，杂志上，美国在微笑。戈梅兹想到拉蒙，也开始微笑了。

“现在十点钟，”里奇说，“咱们只迟到了十分钟。”

十点钟，这么说法国是下午三点钟：在这出征的上午后面正隐藏着一个暗淡的、无望的下午。

法国，下午三时。

“咱们糟了，”那家伙说。

他坐在驾驶位上发呆，萨拉发现他颈背上大汗涔涔，后面传来汽车喇叭的催促声。

“没有汽油了！”

他打开车门，跳到大路上，站在车前，望着自己心爱的汽车发愣。

“他妈的！”他嘀嘀咕咕骂道，“他妈的，真他妈的！”

他摸了摸烫手的发动机罩，萨拉透过车窗玻璃看见他在耀眼的阳光下发呆。周围一片嘈杂声，自早晨一直尾随其后的汽车纷纷远去，留下团团尘埃。他们后面，汽车喇叭、哨子、汽笛汇成

---

① 图尔曾是法国政府临时所在地，为期二天，自 1940 年 6 月 11 日至 14 日。

② 英语：“脸不露笑是罪过”。此话是当年开展微笑服务的口号。

一片鼓噪，好比许多金属鸟一起发出怒骂声。

“他们为什么发火？”

“因为我们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她真想跳下车，但绝望使她瘫在车座上动弹不得。那家伙抬起头，愤怒地喊道：

“下车呀！没听见他们在催命吗？帮我推车。”

萨拉带着帕勃洛下车。

“到车后去，”那家伙冲着萨拉说，“使劲推吧。”

“我也要推车，”帕勃洛说。

萨拉用力把身体支撑在车尾，闭着眼睛，使出全部力气推车，仿佛在做噩梦。汗水湿透了她的短袖衬衫，太阳透过她紧闭的眼皮，照得眼睛生疼。她睁开眼睛，但见那家伙左手推着车门，右手驾驶方向盘；帕勃洛急忙跑到车后，抓住缓冲板，拼命叫唤着往后拽。

“别往后拽呀，”萨拉说。

汽车缓缓移到路边。

“别推了，别推了！”那家伙喊道，“行了，行了，他妈的。”

喇叭声停止了，汽车的长河又开始流动。

一辆辆汽车贴近这辆抛锚的车飞驰而过，车中一张张脸贴着窗玻璃往外探望，萨拉在众目睽睽下感到脸红，赶紧躲在汽车后面。驾驶一辆谢夫罗莱汽车的瘦高个儿伸出头冲着他们大骂：

“臭笨蛋！”

大卡车，小卡车，私人汽车，饰着黑旗的出租汽车，敞篷汽车。每过一辆车，萨拉的勇气就减少一分，吉恩似乎就离得更远一点。然后是一辆接一辆的马车，在吱嘎刺耳的声响中，吉恩显得更加遥远了；最后是黑压压的步行者，他们蜂拥着往前赶路。萨拉躲在路沟边上，蜂拥的人群叫她害怕。他们步履艰难，患难

的痛苦使他们好像一家人似的，谁加入他们的队伍便与他们同舟共济了。“我不愿意。我不愿意像他们那样。”其实他们并没有瞧她，只顾着躲闪汽车，根本没注意她；他们的眼睛已无暇他顾。一个戴着窄边扁形草帽的大高个儿两手各提一只箱子，紧挨着抛锚的汽车过来，瞎子似的撞着汽车挡泥板，不由自主地转了一圈，又踉踉跄跄地往前走了。他脸色苍白。其中一只箱子上贴着五颜六色的标签：塞维利亚，开罗，萨拉热窝，斯特雷扎。

“他累坏了，”萨拉大声说，“他快倒下了。”

他没有倒下。萨拉望着窄边扁形草帽远去，草帽上红绿相间的饰带在帽子汇成的海洋上快活地飘游。

“拿上箱子，你们单独走吧。”

萨拉不寒而栗，没有答理，她望着人群，心惊胆战，不敢与之为伍。

“您听见我的话了吗？”

她转身反问道：

“能不能等汽车过来时问人家要一罐汽油呢？步行的人群过后，一定有汽车过来的。”

“我劝您别白费心思啦，”那家伙狞笑着说。

“为什么不行？为什么不试一试呢？”

他轻蔑地啐了一下，一时没有吭声。过了一会儿终于开口了：

“您没看见这人群哪？一批接一批地往前赶，怎么叫他们停下来？”

“要是我搞到汽油呢？”

“我对您说吧，您根本搞不到的。休想他们为了您而掉队！”他冷笑着打量她，“如果您是漂亮妞儿，如果您才二十岁，那我就不说什么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